

## 西方近代日本民俗研究史

——十九世纪由英国人主导的日本学及日本 folklore 研究

东京大学 东洋文化研究所 菅 丰 (原作)

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陆薇薇 (译)

**[摘要]** 十九世纪末,在日本出现民俗学学科之前,英国民俗学界已将日本纳入研究对象之中。英国的日本学研究者(Japanologist)主导了日本 folklore 研究,他们身居日本,却与以英国为中心的欧美民俗学研究团体保持着密切的交流。虽然由西方人主导的英式民俗学(folklore)研究在日本只持续了大约40年,但对日本民俗学的生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日本民俗学史上重要的篇章。只有关注被遗忘的民俗学家和日本学研究者,重新定位这条西方民俗学的隐线,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日本民俗学史及东西方之间的知识交流史。

**[关键词]** 日本民俗学 英国民俗学 Japanology Japanologist folklore

### 引 言

中国民俗学家张志娟指出,中国现代民俗学史有两条并行的推进线路:本土的和西方的。但现有的中国民俗学史研究主要以中国本土线路为对象忽视了另一条西方的线路。<sup>[1]</sup>日本民俗学也同样如此。日本民俗学由柳田国男等人创立,被称作“国产之学”,在既往的学术史研究中,唯有这条本土线路受到了关注。相反,学界忽略了西方民俗学研究对于日本的影响,甚至无视西方民俗学在日本的传播。然而事实上,日本与中国类似,也曾有过一条西方民俗学的隐线。不仅如此,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世界其他非中心地区,可谓东方主义(Orientalism)时代背景下共通的文化现象,与近代抬头的殖民主义及西方学术霸权紧密相关。

本文着重探讨在柳田国男等“日本人”创立日本民俗学之前,由身居日本的“西方人”,尤其是英

国的日本学研究者(Japanologist)所展开的英式民俗学(folklore)研究。<sup>[2]</sup>具体而言,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即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创建民俗学以前,英国民俗学的知识团体就早早来到了日本,他们从“folklore”(在中文和日文中被译作民俗或民俗学)的视角出发,积极找寻、收集、记录、表述日本传统文化,并向海外发声,而他们的研究有别于日本本土的研究。folklore一词诞生于英国,在日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进行了何种 folklore 研究?在同时代的英国,又有哪些人通过 folklore 研究日本,他们是如何讲述、描绘日本的?这两者之间有怎样的联系?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厘清上述问题。这段历史不仅是日本民俗学的历史,也是英国民俗学的历史。

### 1 Folklore 视角下的日本

众所周知,folklore 一词是 1846 年由威廉·约

翰·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ms)创造的。汤姆斯是好古之人(antiquarian),曾担任英国贵族院图书馆职员(后任副馆长)。为了肯定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学的价值,他发明了“Folk-Lore”这一表示“民众的知识、传承(the Lore of the People)”之意的合成词,呼吁对大众文化的收集和保存。1849年起,汤姆斯发行了《Notes and Queries(按语和征询)》杂志。在这本杂志中,记载了许多西方人视角的日本民俗。他们通过folklore这一概念,截取日本文化的某个部分进行记述。可见,在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出生(1875年)以前,在与日本相距甚远的英国,就已经开始描绘和讲述日本文化了,而且这种描绘和讲述与英国本土的民俗学动向紧密关联。

威廉·休·帕特森(William Hugh Patterson)在《Notes and Queries》上发表了11篇与日本相关的文章。他在1873年7月刊的《Notes and Queries》第4集第12卷上,引用了英文报纸《长崎快报(The Nagasaki Express)》的内容,以“日本民俗(Japanese Folk Lore)”<sup>[1]</sup>为题撰写了与狐狸的咒术相关的文章。这篇文章首次用folklore这一术语描述日本文化并将其主题化,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帕特森是一位居住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业余学者”,他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日本出版的《日本先驱报(The Japan Herald)》《日本周报(The Japan Weekly Mail)》及《日本公报(The Japan Gazette)》等英文报纸为基础,着力书写日本的folklore。

深入考察帕特森的生活轨迹,不难发现他对十九世纪后半期在英国展开的folklore研究也兴趣浓厚,这些研究与他的日本学研究交织在了一起。根据爱尔兰文学数据库RICORSO所示,帕特森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他于1835年出生在贝尔法斯特(卒于1918年),从16岁起就参与了与麻布有关的家族生意,后成为贝尔法斯特博物学者田野调查小组(The Belfast Naturalists' Field Club)和贝尔法斯特博物学与哲学学会(The Belfast Natural Histo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成员,之后还当上了学会主席。帕特森似乎对爱尔兰方言很感兴趣,于

1880年出版了《安特立姆郡和邓恩郡使用的英裔爱尔兰人方言书目及词汇短语表(A Bibliography of Anglo-Irish Dialects and a Glossary of Words and Phrases Used in Antrim and Down)》。身为爱尔兰人,他积极发现、收集和记录爱尔兰的本土文化。

他所属的“田野调查小组”是一个博物学爱好者团体,他们将当地的自然科学和考古学综合起来研究。与今天的考古学不同,当时的考古学是博物学的一个分支,是好古人士们的知识活动,他们将包括历史和民俗在内的地方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探究,而民俗学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雏形。该小组于1893年成立了“阿尔斯特地区贝尔法斯特博物学者田野调查小组委员会”,其第一次讲座的主题便是folklore。同年,该委员会举办了弗朗西斯·约瑟夫·比格(Francis Joseph Bigger)关于“地方民俗(Local Folk-Lore)”的讲座,该讲座围绕folklore展开。比格和帕特森一样,是出生于贝尔法斯特的好古之人,后来成为田野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会长。他对爱尔兰的语言和考古学很感兴趣,在崇尚主义的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400多篇文章。而且,他还是爱尔兰各种文化活动的发起人,参与了阿尔斯特图书馆剧院和爱尔兰民间音乐协会的创立。

作为一名地方上的好古人士,帕特森积极探索当地的folklore,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发现、收集和记录了本土文化,还关注异文化,甚至将目光投向了未曾亲眼所见的日本文化。虽然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日本的英文报纸,并未达到直接发现、收集和记录日本文化的阶段,但他对异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相关信息的收集。在当时的英国,对folklore的关注不仅是发掘本土文化的动力,也是发现异文化的动力。

比帕特森稍晚一些,詹姆斯·普拉特·朱尼尔(James Platt, Jr.)也为《Notes and Queries》撰写了一些关于日本的文稿。他是一位业余语言学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投稿了5篇日本相关文章。朱尼尔对中国和日本文化颇感兴趣,在他的文章中还显示出对语言和民俗的偏爱,他的文章的信息来源主要是访问过日本的西方人的

著作,比如下文将会提及的著名日本学研究者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

帕特森和普拉特·朱尼尔对日本 folklore 的研究方法和态度,类似于“扶手椅上的民俗学家(armchair folklorist)”,即不进行实地调查,仅依靠他人记录和收集的二手资料来进行研究。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之后积极参与了英国民俗学会(The Folklore Society)<sup>[4]</sup>的活动,但帕特森曾送给研究传统儿童游戏的民俗学家爱丽丝·贝莎·高姆(Alice Bertha Gomme)一本《新圣诞童谣(The New Christmas Rhyme)》,爱丽丝是英国民俗学会创始人之一乔治·劳伦斯·高姆(George Laurance Gomme)的妻子。所以,帕特森和朱尼尔无疑与英国民俗学家之间有所交流。

## 2 被遗忘的民俗学家和日本学研究者

1878年,英国民俗学会在伦敦成立,它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国家级民俗学学术团体。自创立之日起,英国民俗学会的活动就不局限于研究英国国内的文化,即本土文化,他们也积极关注国外的异文化。这点在英国民俗学会的成立章程中也有所体现。该章程指出,英国民俗学会的目标是保护和记录、发表英国与其他国家(British and foreign)的民间传统、传奇民谣、地方俚谚、俗信、古老习俗等,可见其 folklore 研究对他国文化的关注。该学会的活动不仅将属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还探究了大英帝国版图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文化。其中,自然也包括日本文化,他们对日本文化进行了叙述和描写。

英国民俗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致力于 folklore 研究的学术组织,在其成立之初,成员名单中有一名居住在伦敦的日本人 and 两名身居东京的英国人,而既往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关注到这一点。

居住在伦敦的那位日本人,名叫井上省三。他可能是最早在英国直接接触到 folklore 这个概念的日本人之一。然而,井上仅加入了英国民俗学会一年,他于1879年回国,也因而退出了英国民俗学会。我们并不清楚井上加入英国民俗学会

的具体原因、动机、经过,以及他对 folklore 有怎样的兴趣。目前也找不到他围绕 folklore 展开的具体活动,即他发现、收集和记录民俗的具体踪迹。他与 folklore 的交集可能并非深思熟虑后刻意为之,而是纯属偶然。

再看看会员名单中所列的身居东京的英国人。首先是“J. W. MacCarthy, Esq., British Legation, Yedo, Japan”的记录,这里的 J. W. MacCarthy, 应该是外交官约翰·威廉·麦卡锡(John William MacCarthy)。麦卡锡是英国驻东京大使馆的成员,他在东京任职期间,加入了英国民俗学会。根据会员名单的记录,麦卡锡在1878至1881年的4年间,曾是英国民俗学会的会员。然而,与井上省三一样,我们无法找到其与 folklore 相关的具体活动或著作。

不过另一位身居东京的英国人(确切地说,是一位爱尔兰人),却在 folklore 研究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会员名单中对他的记载如下:“C. Pfoundes, Esq. Charles James William Pfoundes”,其姓名的汉字表述为普恩天寿或普音天寿,日语名则是重井铁之助(Omoitetsunosuke)。

普恩天寿于1840年出生于爱尔兰东南部的沃特福德,之后移居澳大利亚,并于1863年(时年23岁)来到日本,时任英国海军二等海员。他很快学会了日语,并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以各种方式协助英国、美国大使馆以及日本政府的工作。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在横滨的英文报纸《日本周报(Japan Weekly Mail)》负责一个专栏,撰写了一些关于日本艺术、文学及习俗的文章。

上文提到帕特森经常参考《日本周报》上的文章,其中就有可能包含普恩天寿的文章。《日本周报》于1870年开始发行,与该时期身居日本的日本学研究者(Japanologist)关系密切。它刊登了当时顶尖的日本学研究者(详见下文)关于日本文化和艺术的论述,以及他们在自己组建的日本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上的演讲记录,该学会是一个日本学(Japanology)研究团体。然而,普恩天寿与这个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精英日本学研究者群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于1876年离开日本,实足年龄35岁,但在离开之前的12

年里,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日本知识,包括历史、艺术、文化、习惯以及 folklore 等等。

普恩天寿于 1875 年即将离开日本之际,出版了《扶桑耳袋(Fu-So Mimi Bukuro: A Budget of Japanese Notes)》一书。该书是普恩天寿在《日本周报》上发表的各种与日本有关的专栏文章的合集,由横滨的日本报社出版。虽然内容比较粗略,但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内容都是普恩天寿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包括了对日本的迷信、宗教、神话、传说、风俗等的记录。该书并不一定作为 folklore 的专业书籍编纂而成,但它为我们了解 folklore 这一术语、概念如何从英国传到日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显然,普恩天寿在编纂这本书时,对 folklore 这一术语、概念已有了一定的了解。事实上,他在书中解读日本本土的说话文学(native literature)的部分,使用了“Folk-Lore”一词,尽管只有一次。就管见所及,这是日本出版的书籍中首次出现 folklore 一词。Folklore 这一概念诞生于 1846 年,在 29 年后,它从英国传到了日本。日本书籍中首次出现 folklore 一词的 1875 年,也是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出生之年。

日本民俗学界通常认为第一个将 folklore 一词引入日本的,是英国传教士约翰·巴彻勒(John Batchelor),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巴彻勒自 1877 年起才开始在日本活动,而《扶桑耳袋》的出版比其活动时间早了大约两年,可见普恩天寿先于巴彻勒在日本提及了 folklore 一词。

《扶桑耳袋》一书拥有大量的读者。例如,英国军舰设计师爱德华·詹姆斯·里德(Edward James Reed)的著作《日本:其历史、传统和宗教,1879 年访问记(Japan: Its History, Traditions, and Religions, with the Narrative of a Visit in 1879)》中,大量援引了《扶桑耳袋》里的案例。而且,《扶桑耳袋》不仅影响了英语圈的著作,还影响了同时代其他语言的著作。例如,后来成为东京外国语学校(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俄语教师的列夫·伊里奇·梅奇尼科夫(俄语名为 Лев Ильич Мечников,法语名为 Léon Metchnikoff),他是一位革命思想

家和俄罗斯籍日本学研究者,他的著作《日本帝国(L'empire Japonais)》中引用了《扶桑耳袋》里与俗信相关的多篇文章,并称赞了普恩天寿为收集大量信息所付出的努力。

1876 年离开日本后,普恩天寿来到美国,出售他本人收集的日本工艺品,并举办讲座。在 1877-1878 年间,他游历东欧和西欧各地,之后返回英国。正是这个时候,他成为英国民俗学会创立初期的成员之一。虽然在会员名单中,他的居住地被写为东京,但事实上那时他应该已经离开了日本。会员名单每年会对个人信息进行更新,据记载,1879 年他住在伦敦的 Custom House, 1880-1882 年住在伦敦的 1, Cleveland Place, St. James.。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恩天寿回到英国,在海军中担任书记员的同时,讲授日本文化,其中便包括 folklore。然而,由于他并没有像同时代的日本学研究者那样在大学和其他机构接受过精英教育或专业教育,他于何时何地接触到 folklore 这个词尚不清楚。然而,folklore 确实是理解他早期活动的关键词之一,我们完全可以说年轻时的普恩天寿是一位民俗学家。

1878 年,英国民俗学会在成立之际,出版了学术期刊《The Folk-Lore Record》(1878-1882)。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俗学专业期刊之一,之后变更为《The Folk-Lore Journal》(1883-1889)和《Folklore》(1890 年至今)。在该期刊的创刊号上,登载了汤姆斯等人的投稿,他们都是英国民俗学会赫赫有名的创立者。同时,创刊号上还刊登了英国以外的 folklore 研究论文,如关于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原住民的文章。其中还有一篇是关于日本 folklore 的论述,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普恩天寿。

在《The Folk-Lore Record》的创刊号中,普恩天寿撰写的题为“日本民间故事”(Some Japan Folk-Tales)的文章,出现在第 118-135 页。可见在英国民俗学会成立时,日本文化在英国已经被纳入 folklore 研究,进行了收集整理。不过,这篇文章是对日本民间文艺 11 个故事的记录和翻译,并没有进行阐释和分析,也不清楚这些民间故事是在哪里、如何被发现和收集的,所以作为资料的价

值并不算高。然而,这是日本的folklore第一次被介绍到英国,并刊登在世界上第一本民俗学专业期刊上,因而意义重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亲赴日本收集了这些案例。

如前文所述,1873年,帕特森在《Notes and Queries》中使用folklore一词向英国介绍了日本文化,但他生活在英国,需通过阅读海运到英国的由其他人撰写的日本英文报纸来撰写文章。与之相对,普恩天寿则把自己在日本所见所闻的民间文艺带到了英国,并将其作为folklore研究的课题置于俎上。

普恩天寿作为英国民俗学会会员和民俗学家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他不仅在学会期刊上发表与日本folklore相关的论文,而且还参加了学会的年度会议。1880年6月23日,英国民俗学会第2届年会在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sup>[9]</sup>举行,会上提出并通过了一些提案,普恩天寿是其中两项提案的发起人。首先,他对该年度学会监察员的聘任问题提出了建议,得到了会员们的一致肯定。之后,在年会即将结束时,他提议感谢名誉干事高姆为学会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获得了全场的一致认可。

除上述年会之外,英国民俗学会几乎每个月都会举行晚间会议,进行论文发表和讨论。普恩天寿和学会的核心成员一起,参加了1880年11月12日和12月10日以及1881年4月22日举行的晚间会议。而且,在1881年6月23日举行的英国民俗学会第3届年会上,普恩天寿时任由理事会组建的委员会成员,负责报告和决定各类议题。根据记录,与前一年年会类似,他本人也提出了几项提案。如此,我们不难推断,普恩天寿当时确立了自己作为民俗学家的地位,他不仅积极参加了英国民俗学会的研究会议,还参与了学会管理,比如提出议案等。他虽然并非英国民俗学会的理事,却是负责学会运营的委员会成员之一。

然而,普恩天寿在英国民俗学会的活动,于1881年12月16日的晚间会议后就戛然而止了。从1883年起,他的名字也从会员名单中消失。这表明他在1882-1883年左右退出了英国民俗学

会。其退会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可能是因为普恩天寿当时涉足的领域过多,活动过于广泛。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近5年时间里,普恩天寿作为一名民俗学家变得越发活跃,但这只不过是他的多重身份之一。他在伯明翰的一所学校里讲授日本美术史;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学会之一,成立于1871年)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内容涉及日本人的起源、日本古代仪式和习俗等。可见,他活跃在诸多学术领域,并不仅限于英式民俗学。除了民俗学家的身份外,他还是一位艺术史家、东方学家及人类学家,是皇家地理学会、皇家殖民地学会、皇家亚洲学会、皇家历史学会、艺术学会、香港日本学会等学会的成员。十九世纪后半期,在英国诞生了近代学术世界的雏形,普恩天寿与学术世界紧密相关,他参与其中,活跃其中,这点从他的经历中可窥见一斑。

除了上述学术活动外,1876年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后,普恩天寿开始关注基于神秘主义、融合了各种宗教的神智学(Theosophy),以及与之相关的佛教等各类宗教,并作为宗教家开展活动。1889年在伦敦,他成立了日本佛教的海外传播学会(The Buddhist Propagation Society),参与了日本佛教在英国的传播。这是佛教的西方传播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实,身居日本期间,普恩天寿已经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扶桑耳袋》一书中也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与佛教相关的内容。此外,他还参加了欧美国家东方学会的会议,并策划在日本举办国际博览会,但这些活动并不是十分成功,他未能获得学界的认可,也未能如愿举办国际博览会。

1893年,普恩天寿失去了他在海军中的职位,失望之余他重返日本。他不仅为日本精英阶层(当时西方人主要与日本精英阶层交往),还为普通日本民众举办佛教讲座。虽然他最初以西方佛教传播者的身份被誉为反基督教的代言人,但由于他行为乖张,逐渐失去了日本佛教界的支持,地位日益下降。晚年时,他移居神户,成为一名佛教僧人,并以东方

学家情报机构(Orientalists' Intelligence Agency)的名义,在日本从事各种工作,例如担任导游、翻译和旅伴等。1907年,他在神户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把这位雄心勃勃、多才多艺的普恩天寿,仅仅视作一位民俗学家。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他的学术活动与好古学一脉相承,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各学科还没有分化,好古学研究中融合了各种门类的知识。

普恩天寿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不像那些当时活跃在日本学研究界的绅士们,他没有接受过精英教育,所以被那些日本学研究精英们避而远之。而且,他是一位爱尔兰人,受到英国人的统治和压迫。他的性格、成长经历以及边缘性,或许是他能够与日本乃至整个亚洲人民和文化共情,并站在亚洲一方展开活动的动力所在。因为彼时,与西方相比,亚洲人及亚洲文化位于劣势,被置于东方主义的凝视之下。

毋庸置疑,普恩天寿作为民俗学家的经历,是其各种职业生涯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是英国民俗学会中第一个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民俗学家。但遗憾的是,普恩天寿现在已经成为英国和日本民俗学史上“被遗忘的民俗学家(Forgotten folklorist)”,以及日本学研究史上“被遗忘的日本学研究者(Forgotten Japanologist)”。

### 3 英国的日本学及日本 folklore 研究

在一些访日的传教士和荷兰商人的记录中,我们能找到西方人发现、收集和记录日本民俗的蛛丝马迹。如十六世纪中叶访问日本的路易斯·弗洛伊斯(Luís Fróis)、十七世纪末来日的恩格尔贝特·肯普弗(Engelbert Kaempfer)、十八世纪中叶来日的卡尔·彼得·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十九世纪初来日的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等。而到了江户末期及明治初期,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日本,发现、收集和记录日本的民俗。

1855年,荷兰莱顿大学设立了日本学系,这一

时期,西方人研究日本的知识活动,即所谓的日本学研究在欧洲萌生。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逐步解除了闭关锁国,给西方带来了来自异国他乡的许多未知信息,而在那之前,西方只能捕捉到这些信息的模糊轮廓。此外,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迅猛发展也促进了日本学研究的开展。从地球另一端屡屡传来的“不可思议的国家——日本”的报道,令西方世界感到震惊,并激起了西方人的好奇心。

在日本学研究萌发的同时,日本的工艺品也开始在欧洲的国际博览会(如1862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和1867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诸如浮世绘这样的日本传统工艺品和文物,在日本被视为“理所当然”之物逐渐被日本人舍弃,却作为商品大量流入了欧洲市场(从日本的角度看是大量流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日本文化吸引了欧洲艺术家的目光,日本主义(Japonisme)<sup>[6]</sup>运动也在欧洲艺术界蓬勃兴起。可以说,日本主义和日本学研究是在同一时代同步发生的一体两面现象。

日本文化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当面纱被揭开,它便一跃成为西方学术界和艺术界的焦点。1868年,法国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绘制了《左拉肖像》。在这幅著名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家的肖像背景中,插入了一幅浮世绘。在那个日本文化深受西方人喜爱的时代,folklore这一新视角意想不到地渗透进欧洲的文化表征世界中,所以folklore研究悄然融入日本学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以受聘外国教师或外交官的身份来到日本,他们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抱有兴趣,在日本组建了日本学研究者团体,开展日本学研究。这些生活在日本的日本学研究者里,有些人在发现、收集和记录日本文化的活动中使用了folklore一词。

第一任英国驻日本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于1863年出版了《大君之都(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一书,将日本的风俗习惯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

教授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ummers)于1873年作为东京开成大学聘请的外籍教师来到日本。在来日前的1863年至1865年间,他编撰了《中日资料库(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丛书。该丛书第三卷刊载了一个从《绘本太阁记》中翻译而来的名为“狐仙(The Elfin Foxes)<sup>[7]</sup>”的日本传说。而且,萨默斯还在1870年至1873年出版了杂志《凤凰(The Phoenix)》,厄内斯特·萨托(Sir Ernest Mason Satow,日文名:佐藤爱之助)、威廉·乔治·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等著名日本学研究者都曾向该杂志投稿。

例如,杂志第一期的开篇是萨托所写的论文《虾夷阿伊努人(The Ainu of Yezo)》,萨托在文章中介绍了他在函馆附近遇到的阿伊努人的衣食住行情况。萨托是一名外交官,曾担任英国大使馆的翻译、驻日公使、驻清公使等,也是英国日本学研究的奠基人。此外,从第二十期开始,下文将详细论述的阿斯顿,也在日本人的审核下开始连载《日本的谚语(Japanese Proverbs)》。

到了1871年,一部专门介绍日本风俗习惯的重要著作出现了。英国外交官阿尔杰农·米特福德(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在伦敦出版了《古老日本物语(Tales of Old Japan)》一作,其中收录了忠臣藏等通俗小说以及桃太郎、金太郎等许多日本民间传说故事,并附上了丰富的插图。除了口承文艺外,该书还记录了日本当时的许多生活习俗,如婚姻、出生及丧葬仪式。不过,米特福德并没有在书中使用folklore一词,也不清楚他是否知道folklore的概念。但该书在英国出版后,成为“日本folklore和习惯的标准信息来源”<sup>[8]</sup>。现在的重印版甚至添加了这样一个副书名——“folklore、童话故事、怪谈及武士的传说”(Folklore, Fairy Tales, Ghost Stories and Legends of the Samurai)。

上述著作尽管描述了所谓的日本风俗习惯,却不能直接从书中读出用folklore的概念来概括文化某些部分的认识,这些著作并没有使用folklore一词,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文化描述。然而,之后的日本学研究者接触到英国民俗学后,开始逐渐使用folklore这一术语。

随着日本学研究的发展以及著作的积累,日本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于1872年成立,其主要成员是居住在日本的英国人。这个学会是一个由在日本的外国人收集日本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并将这些知识和信息传递给西方的学术组织。学会中汇集了精英外交官、传教士和实业家等,他们以日本为舞台,从历史、文学、艺术到自然科学,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这些研究被统称为日本学研究,即关于日本这一区域的研究。

萨托是该学会的核心成员,他虽然深谙日本的风俗习惯,但并没有使用过folklore一词,也没有加入过英国民俗学会等folklore团体,没有直接参与过民俗学会的活动。然而,他的名字却出现在后来书名中包含folklore一词的日本相关书籍中,这些书的作者都对萨托帮助收集、提供信息表示了郑重感谢。由此可以看出,萨托的周围确实存在folklore这个术语,他周围的人确实围绕folklore开展了一些活动。

当时在萨托身边的日本学研究者中,张伯伦是第一个使用folklore的。他出生于英国,于1873年来到日本(1911年最终离开日本),成为了东京帝国大学等学府聘用的外籍教师。他是一位日本学研究者,因对日本、阿伊努、琉球的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以及对俳句和《古事记》的英文翻译而闻名。张伯伦的著作对于普拉特那样为《Notes and Queries》杂志撰写日本相关文章的“扶手椅上的民俗学家”来说,是在英国表述日本文化的重要信息来源,这点已在上文中述及。那些在英国对folklore感兴趣的人,热衷于阅读身处日本的张伯伦的著作,而张伯伦本人也对英国的folklore研究兴趣浓厚,并直接参与了研究活动。

1888年,张伯伦在当时的英国民俗学会会刊——《The Folk-Lore Journal》(《The Folk-Lore Record》的后续杂志)第6卷第1期上发表了《阿伊努民俗(Aino Folk-Lore)》一文。该文是他通过对阿伊努语的几次田野调查,收集整理而成的阿伊努folklore(这里指口承文艺)。张伯伦的这篇文章在英国民俗学会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英国民俗学会在这篇文章中添加了“删除了

部分内容”的标注,并实际删除了10则传说故事(原计划共收录54则)。标注附在张伯伦带有歧视性的话语之后,他说:“阿伊努人的想象力和左拉一样,极为好色且更加直言不讳。(The Aino's imagination is as prurient as that of any Zola, and far more outspoken.)”<sup>[9]</sup>这里提到的好色的“左拉”,指的就是埃米尔·左拉(Émile François Zola),也就是前文介绍的马奈画的肖像画中与浮世绘一起被描绘的人物——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著名的小说家。这位不受束缚的法国作家,从自然主义的角度赤裸裸地揭露出人类的动物性,遭到当时英国“绅士”们的厌恶。张伯伦暴露了自己对于异文化表征的偏见,即以自身的文化为尺度来评价和否定其他文化。

另一方面,英国民俗学会删除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这实际上也是作出了与张伯伦同样的价值判断。笔者本以为学会删除部分内容是因为张伯伦的文章中存在歧视性表达,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删除那些内容,是因为他们认为阿伊努口承文艺的内容本身存在问题,不适合在该杂志上发表<sup>[10]</sup>。所以,这一判断并非出于对阿伊努文化的尊重或对阿伊努人权利和地位的考量,更不是为了维护他们。

不过,英国民俗学会评议会鉴于“科学的目的”,认可了被删除的口承文学的学术价值,决定将完整的54话合集作为会员限定的私家版出版。1888年,也就是张伯伦文章发表的同一年,英国民俗学将完成版变更为《阿伊努民间故事(Aino Folk-Tales)》,以57页的小册子形式出版。这本小册子备受优待,进化主义人类学领域的权威、时任英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后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爱德华·伯内特·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亲自在小册子开头写了一段长文进行介绍。而张伯伦在自己写的文章被删除后,并没有表现出不满。相反,他或许对这本书作为单行本限量出版非常满意。仔细观察这本小册子就会发现,虽然封面上印有“Aino Folk-Tales”的标题,但每一页的页眉都印着“Aino Folk-Lore”的字样,且页面设计与《The Folk-Lore Journal》完全一致。由此我们可

以推断,包含所有内容的完整版曾一度印刷完毕,却在即将出版时被民俗学会评议会指出内容上存在问题,于是他们急忙进行了替换,将删除的部分文章《阿伊努民俗(Aino Folk-Lore)》在学会会刊上公开发表,同时,他们没有浪费已经印刷完毕的完整版,将其更改为《阿伊努民间故事(Aino Folk-Tales)》,作为限量版发行。

否认异文化、删除相关记述的行为,源于十九世纪西方社会中带有偏见的道德意识和共同观念。而以“科学”的名义恢复曾被否定的异文化记述,并在同行中传播的行为,则可以从当时被扭曲的进化论学术潮流来理解。从泰勒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当时,围绕folklore开展研究的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对阿伊努文化出奇地了解(甚至超过日本人的了解程度),极度地迷恋。这是因为,他们把阿伊努文化想象成人类进化的“某一”阶段,认为阿伊努文化具有意味深长的资料价值,能加深对进化论的理解。

此外还存在另一个原因。如埃尔温·贝尔兹(Erwin von Bälz)等人提倡的“阿伊努白种人说”所示,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整个欧洲,对阿伊努人怀有一种共同的想象,认为阿伊努人和欧洲人的谱系有关,将他们当作自己的祖先,并带有异国情趣地把他们视为“高贵的野蛮人”。不仅如此,“阿伊努白种人说”还是进化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解释路径,说明了欧洲社会的“先进性”。同一时期,与欧洲的这些幻想类似的幻想,也出现于生活在日本的日本学研究者身上。因此,许多在明治时代来日的日本学研究者都对阿伊努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尽管日本和英国之间相距甚远,但参与folklore活动的人因为共同的兴趣联结在一起。而且他们都陷入了进化论的悖论中,一方面在将异文化(存在于日本的阿伊努文化)与自身文化(欧洲文化)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将异文化置于劣位;另一方面又在科学的名义下极为重视异文化这一研究对象。

之后,张伯伦不仅从folklore的视角关注阿伊努文化,还将这一视角融入日本文化研究中。他于1890年出版了《日本事物志(Things Japanese: 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Japan,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Others*)》一书,该书十分畅销,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被不断修订并再版至第六版,还被翻译成日语出版。书中将日本文化、阿伊努文化的各种主题按字母表顺序排列,并进行解释,可谓一本百科全书。folklore一词出现在第二版(每版都有增补和修订)的推荐阅读书目中,而且在“佛教(Buddhism)”一节中也提到,日本佛教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对日本folklore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888年,当张伯伦在英国民俗学会发表《阿伊努民俗(Aino Folk-Lore)》时,前文所说的英国传教士约翰·巴彻勒也在同学会发表了有关阿伊努的论述。巴彻勒于1877年起开始向阿伊努社会传教,并积极推动阿伊努文化和语言的研究,留下了许多与阿伊努有关的论著。他在1888年的《*The Folk-Lore Journal*》第6卷第3期上发表了《阿伊努民俗标本(Specimens of Aino Folk-Lore)》一文。

这篇文章是一个出色的案例,如实展示出在日本开展的日本学研究和在英国开展的folklore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日本学研究的信息很快就传到了关注日本的英国民俗学家那里。英国民俗学会和民俗学家随时可以把握居住在日本的日本学研究者的研究动向。巴彻勒分别于1888年3月14日、1889年12月4日及1892年4月28日,在日本亚洲学会的例会上做了三次演讲。演讲稿以同一标题“阿伊努民俗标本”分别连载在学会杂志《日本亚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第16卷第2期、第18卷第1期和第20卷第2期上。

巴彻勒1888年在《*The Folk-Lore Journal*》第6卷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就是他1888年3月14日在日本亚洲学会演讲的内容。虽然文章作者写的是巴彻勒,但文章内容却与《日本亚洲学会会刊(*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第16卷第2期中的演讲稿有很大差别。文章的内容是他人对巴彻勒演讲的总结,所以实际作者很可能不是巴彻勒。但毋庸置疑的是,巴彻勒在日本发表的演讲内容在仅仅半年后就被介绍到英国民俗学会,并在学会会刊上登载了出来。尽管当时已

经可以通过电报与国外通信,但如此迅速的信息传播速度仍令人感到惊讶。

此后,巴彻勒继续从事folklore研究。1892年,巴彻勒出版了《日本的阿伊努人(*The Ainu of Japan*)》,并在书中也使用了folk-lore一词。1901年,他又出版了《阿伊努人和他们的民俗(*The Ainu and Their Folk-lore*)》,这是一部超过600页的大部头民族志。之后,巴彻勒的研究活动不仅停留于英国民俗学会,还延伸到了美国民俗学会。

在英国民俗学会成立十年后的1888年,美国民俗学会(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成立了。该学会自成立以来就发行了《美国民俗学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1894年,巴彻勒的《阿伊努民俗项目(Items of Aino Folk-Lore)》一文刊登在该杂志的第7卷第24期上。当时,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等人都参加了美国民俗学会。格里菲斯是美国人,曾受聘担任外籍教师,同时也是一位东方学家,于1892年出版了《历史、民俗和艺术中的日本(*Japan in History, Folklore and Art*)》一书。例如,1892年5月,在美国民俗学会波士顿分会的月度会议上,在关于原始宗教的全球相似性的讨论中,格里菲斯和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等人都陈述了日本的folklore。莫尔斯是一位已返回美国的曾受聘于日本的外国教师,也是美国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因发现“大森贝冢”而闻名。十九世纪末,不仅仅是英国籍的日本学研究者 and 居住在英国的民俗学家,日本的folklore也成为美国民俗学家们热议的对象。而且,当时这个研究网络很可能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社会<sup>[1]</sup>。

最后,来看看和萨托、张伯伦并称三大日本学研究者的阿斯顿吧。阿斯顿也是使用folklore一词的日本学研究者之一。

1841年,阿斯顿出生于爱尔兰的德里,大学时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学习现代史和文献学。1864年他作为英国外交部的翻译来到日本,后在神户担任领事。他与萨托一样,在担任外交官的同时对日语展开研究。他虽然出生在爱尔兰,但他是盎格鲁·爱尔兰人(Anglo-Irish)。盎格鲁·爱

尔兰人的祖先是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他们信奉新教,在爱尔兰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拥有土地的精英特权阶层。阿斯顿在1889年离开日本后,没有回到爱尔兰,而是在英国度过了余生,于1911年在英国去世。而他从外交部退休、住在英国之后,才开始全身心投入folklore研究。

1891年,伦敦日本学会(The Japan Society, London)在英国成立。该学会的章程规定“日本学会的目标是鼓励研究日本的语言、文学、历史、folklore、艺术、科学、产业、日本人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状况,以及此外与日本有关的一切事物”<sup>[12]</sup>,可见folklore一词被包含在内。正如日本亚洲学会是居住在日本的日本学研究者的研究组织一样,伦敦日本学会成为身处英国的日本学研究者的团体。学会不仅接受来自英国的成员,而且接受来自海外的会员,所以居住在日本的日本学研究者萨托也加入了这个学会,还曾担任该学会副会长。阿斯顿和张伯伦也作为名誉会员加入了学会。伦敦日本学会的活动最先被英国民俗学会会刊所介绍,而英国民俗学会是一个由喜爱folklore的人组成的团体。

1896年,阿斯顿在伦敦日本学会会刊附录1的第1卷和第2卷上,连续发表了《日本书纪》的译文《日本纪(Nihongi)》。这部443页的译作在卷末还附有索引,对于关注世界神话比较研究的民俗学家来说无疑是宝贵的资料。同年,英国民俗学会会刊《Folklore》的第7卷第4期上,刊登了对第1卷的书评。评论家总结道:“第1卷的出版使伦敦日本学会赢得了许多非学会成员的感谢。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出之国(即日本)人民的国民性、文学及传统,我希望能有更多类似的书籍可以提供给西方社会。”<sup>[13]</sup>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日本文化的译介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阿斯顿的作品得到了英国民俗学会的高度评价,关于《日本纪》第2卷的书评也刊登在次年出版的《Folklore》的第8卷第3期上。

以此为契机,阿斯顿将英国民俗学会视为其知识活动的重要场所,在那里发表论文,并加入了英国从事folklore研究的群体。1899年,他在

《Folklore》第10卷第3期上发表了《日本神话(Japanese Myth)》一文,该论文可谓英国最前沿的日本神话研究。

阿斯顿是欧洲当时研究日本神话和神道教的第一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究中运用了folklore的概念。他在1905年出版了《神道:众神之路(Shinto: The Way of Gods)》一书,是一部长达390页的关于日本神道和神话的著作。该书从神道的总论到细节都一一言及,是当时十分珍贵的资料。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限于对日本神道的介绍,还引用了当时著名的folklore研究者泰勒、弗雷泽等人的研究,尝试对世界各国的folklore进行比较分析。所以,与当时出版的单纯介绍或解说日本文化的著作不同,我们可以把该书视作folklore学术书籍。该书的索引中Folklore一词只出现了一次,但实际上folklore在书中出现过8次,如“European folklore”,大多用于与世界各国进行比较研究时。这说明阿斯顿积极吸收了当时在英国开展的世界性folklore研究的成果,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日本学研究。

1906年,阿斯顿在《Folklore》的通信栏中发表了一篇短文,内容关于日本文件中用“手印”替代印章的现象。后来,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他的遗作《日本的咒术(Japanese Magic)》被刊登于《Folklore》杂志。阿斯顿去世后,在5月15日的英国民俗学会的例会上,其他会员代读了他的手稿,而发表的文章是以其手稿为基础撰写而成的,可见学会对他的厚爱。

以上,基于一些著作中实际使用的例子和在英国民俗学会的活动个案,笔者对十九世纪末在日本开展的日本学研究,以及folklore这一术语和概念在日本学研究者中的传播情况进行了回顾。很明显,folklore的视角深深融入日本学研究中。当然,日本学研究者不仅从事狭义的folklore研究,在学科还没有完全分化的时代,如上文提到的普恩天寿一样,他们广泛涉猎人类学、地理学和东洋学等相互重叠的知识领域,而folklore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例如,张伯伦等人除了在folklore的专门杂志

上发表文章外,同一时期还在英国地理学会等其他学会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他们在人类学会上发表的文章多于在英国民俗学会发表的文章,所以自然不大认可自己民俗学家的身份。

但不可否认,十九世纪中叶在英国出现的folklore这一概念和术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解读遥远的他乡——日本文化的一个视角,并在日本学研究者中广泛传播。同时,由于接受了folklore概念的日本学研究者以及其他来到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旅行者们给当时的英国带回了大量宝贵的新信息和资料,在英国发展壮大的folklore也将日本纳入了其研究范围。例如,英国探险家伊莎贝拉·露西·伯德(Isabella Lucy Bird)于1878年到日本旅行,写下了《日本奥地纪行(*Unbeaten Tracks in Japan*)》等游记。之后英国民俗学会例会和会刊都提及了她的游记,并将其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资料<sup>[14]</sup>。

#### 4 结语:英式民俗学在日本的终焉

folklore这一术语诞生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当时英国社会存在阶级对立、民族对立等种种问题,所以folklore也不免染上了政治色彩。同时,它也激发起一些好古人士的好奇心,使他们在尚未分科的好古学知识活动中得以尽情享受folklore研究。以这一术语的出现为契机,人们开始在各种想法的驱使下发现、收集和记录folklore,这样的学术活动在英国日益兴盛。当folklore研究以英格兰和爱尔兰为对象展开时,它是一种“自我表征”,在阶级、民族等方面鼓动“我们”的自我认同,并引发了各种政治运动。而当folklore研究以其他国家和地区为对象时,则成为一种强调社会进化论的“他者表征”,使身处西方社会的人们认识到自身社会和文化的优越性的同时,对西方社会已经失去的“美丽、高贵的野蛮状况”心生憧憬。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东方主义的桎梏。

尽管十九世纪末的政治、社会和学术状况确实如此,但“日本”的folklore却备受关注,且实际

围绕日本folklore展开的发现、收集及记录活动十分活跃。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进行思考。在日本民俗学建立之前,“日本”以各种形式被作为英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而在“民俗”一说诞生之前,日本文化已经被作为folklore进行了研究。因此,若是要将日本民俗学史放在世界史潮流中重新定位,我们便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在现在的日本民俗学成立之前,已经存在另一种民俗学。当然,我们也不难推测,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日本,也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印度、中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等所有的非西方社会,所以不能将其视作日本一国的特殊现象。

十九世纪末,英国的“扶手椅上的民俗学家”以从日本带回的报纸和书刊为信息来源,发现、收集、记录了日本的folklore。而同时代生活在英国的日本留学生和居住在日本的英国人,也偶然加入了研究folklore的学会组织。并且,英国和日本两地都使用folklore这一术语来探讨日本文化。此外,在同一时代,folklore的概念也悄然进入了更为广泛的日本学研究领域,日本学研究者中涌现出不少进行田野调查、直接收集folklore的人。居住在日本的他们与英国民俗学保持着紧密联系,与美国等其他西方民俗学团体也有所互动。尽管是单向联系,但当时围绕着folklore所展开的东西方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交流互通却超越了现在。不过,负责和统治信息流通的,是以英国人为主的西方人,几乎不见日本人的身影。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承认英式民俗学(folklore)在日本的存在,且赋予其恰当的位置。

这一西方线路确实与现在的日本民俗学或是柳田国男所构建的民俗学没有直接的谱系关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俗学受到十九世纪末包括folklore在内的日本学研究领域的外国学者的影响,生成了有别于以往的“日本”意识和框架。当然,在日本近世时期,人们逐渐了解世界,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既已形成了“日本”这一自我认知。但进入近代以后,欧美研究者进行的“他者表征”式的日本研究愈发活跃。日本研究者虽对欧美研究者的研究抱有抵触感,却又不得不将

自身作为研究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研究者萌生了过度日本意识,认为只有“我们”日本人才拥有描绘日本的资格。可以说,如今日本民俗学研究之所以还近乎异样地执着于“日本”这一研究对象,是由于受到了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在日本从事的日本学研究和 folklore 研究的刺激。在英国民俗学研究中,西方人对日本文化进行了较为偏颇的客体化,正因如此,柳田等人明确提出“日本”这一特定框架,以对抗西方的民俗学。

如此,当我们俯瞰日本民俗学史,会发现仅从日本近世的民俗考证学出发说明如今的日本民俗学的由来是不够充分的。日本的民俗学并没有连续的“谱系”,而是在各种各样的民俗学研究的复杂交融中孕育而生,它们相互影响,之后逐渐隔绝,可谓历经兴衰。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民俗学便是当时众多的民俗学研究之一,对此,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到其在日本民俗学史中的存在,并将十九世纪末英国民俗学的兴盛时期,定义为其早于日本民俗学出现在日本的时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是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生动描述的欧洲“传统的大规模生产”<sup>[1]</sup>时代(1870-1914),即“传统的发明”时代,日本民俗学的这段历史与传统的发明时代重合并非偶然。folklore 这一术语和概念本身便是在传统的发明过程中被使用的。

英式民俗学(folklore)在日本的发展只持续了大约40年(1873-1912),而且有着特殊的情况——那个时期民俗学研究的核心人物并非日本人,而是西方人。换言之,这是日本民俗学史上西方人对日本民俗最感兴趣的时期,他们津津乐道地发现日本民俗,争先恐后地收集,愉快地记录,热烈地争论。那是一个日本被西方人的目光“凝视”、被西方人的手“描绘”、被西方人的语言“讲述”的时代。

后来,随着对日本文化的新鲜感逐渐消失,日本西化的推进,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兴起,西方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日益恶化,西方人讲述和描绘日本民俗的势头也逐渐衰落了。

这宣告了英式民俗学在日本的终焉。

#### 注

[1] 张志娟. 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J]. 民俗研究, 2017(2): 32.

[2] 本文将1801至1922年期间(1801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合并,1922年爱尔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分离出来)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表述为“英国”。

[3] PATTERSON W H. Japanese folk-lore[J]. *Notes and Queries*, 1873, 4(12): 44.

[4] The Folklore Society 在日语中也有翻译为“民俗学协会”或“英国民俗学协会”的,本论文将其表述为“英国民俗学会”。

[5] 英国民俗学会的第1届年会也是在皇家亚洲学会举办的,可以推断出当时英国民俗学会与皇家亚洲学会之间关系密切。

[6] Japonisme 指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欧美美术界盛行的日本趣味。它引起了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对工艺品和浮世绘等日本美术的强烈兴趣。这是一种东方主义,是一种类似于中国趣味(Chinoiserie)的文化现象。中国趣味指的是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中国的文物被带到欧洲,中国风的日常用品、陶瓷、绘画和庭园在欧洲极为流行的现象。

[7] SUMMERS J. The Elfin Foxes[J].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 History, and Art, Relating to Eastern Asia*, 1865(3).

[8]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OL]. (2014-07-24)[2015-01-25].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3015/13015-h/13015-h.htm>.

[9] CHAMBERLAIN B H. Aino Folk-Lore[J]. *The Folk-Lore Journal*, 1888, 6(1): 5.

[10] 对比在《民俗学杂志》(*Folk-Lore Journal*)上发表的《阿依努民俗》(*Aino Folk-Lore*)和之后的《阿依努民间故事》(*Aino Folk-Tales*),可以发现《阿依努民俗》中有10话被删除了,被删除的传说故事是关于性行为或让人联想到兽奸的内容。

[11] 1873年,也就是日本亚洲学会成立的第二年,德国东洋自然和民族学史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在日本成立,德国的日本学研究者也开始活跃起来。值得注意的是,Völkerkunde(民族学)一词出现在这个学会的名称中。萨托也加入了这个学会,并进行跨国的知识交流活动,如与日本亚洲学会交换会刊。他们是如何通过德国的Völkerkunde(民族学)和Volkskunde(民俗学)的视角来研究日本的,是我今后想要探讨的课题。

- [12] Anon. Prospectus [J].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Japan Society, London*, 1893(1): vi.
- [13] Anon. Review [J]. *Folklore*, 1896, 7(4): 389.
- [14] 伊莎贝拉·伯德的著作《日本奥地纪行(*Unbeaten Tracks in Japan*)》中关于北枕和狐狸附体的故事,被引用到《民俗学记录(*The Folk-Lore Record*)》的第3卷第2期的注释部分(Russell, I. Japanese Folk-Lore[J]. *The Folk-Lore Record*, 1880, 3(2))。这部游记尽管包含了跨文化表征的难点,但当时的民俗学家们仍把它视为了解日本民俗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
- [15] エリック・ホブズボウム. 伝統の大量生産——ヨーロッパ、1870-1914[C]//エリック・ホブズボウム, テレンス・レンジャー, 編. 創られた伝統. 前川啓治, 梶原景昭, 長尾史郎, 等訳. 紀伊國屋書店, 1992.

## 参考文献

- 志村真幸. 『ノーツ・アンド・クエリーズ』誌のなかの日本——南方熊楠と日本関連論考[J]. 歴史文化社会論講座紀要, 2012(9).
- 福田アジオ. 日本の民俗学: 「野」の学問の二〇〇年[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2009.
- 廣田龍平. 欧米圏における初期妖怪言説について——ファウンズ『扶桑耳袋』を中心として[J]. 世間話研究, 2015(23).
- 楠家重敏. 日本アジア協会の研究: ジャパノロジーことはじめ[M]. 東京: 日本図書刊行会, 1997.
- 中川かず子. ジェームス・サマーズ——日本研究者、教育者としての再評価[J]. 北海学園大学人文論集, 2008(41).
- 岩田重則. 日本民俗学の歴史と展開[C]//福田アジオ, 小松和彦, 編. 講座日本の民俗学: 民俗学の方法. 雄山閣, 1998.
- Ordish, T F. English Folk-Drama. II[J]. *Folklore*, 1893, 4(2).
- anon. Rules[J]. *The Folk-Lore Record*, 1878(1).
- anon. Front Matter[J]. *The Folk-Lore Record*, 1878(1).
- anon. 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Council[J]. *The Folk-Lore Record*, 1880, 3(2).
- anon.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Council[J]. *The Folk-Lore Record*, 1881(4).
- anon. Misuse of Japanese Art[J]. *The Art Amateur*, 1880, 4(1).
- anon. Local Meetings and Other Notices[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892, 5(17).
- Bocking, B. Flagging Up Buddhism: Charles Pfoundes (Omoie Tetzunostzuke)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and Expositions, 1893-1905[J]. *Contemporary Buddhism*, 2013, 14(1).
- Bocking, B., Laurence C. & Yoshinaga Shin'ichi. The First Buddhist Mission to the West: Charles Pfoundes and the London Buddhist Mission of 1889-1892[J]. *Diskus*, 2014, 16(3).
- Pfoundes, C J W. Fu-So Mimi Bukuro: A Budget of Japanese Notes[M]. Yokohama: Japan Mail Office, 1875.
- Pfoundes, C J W. Some Japan Folk-Tales[J]. *The Folk-Lore Record*, 1878(1).
- Pfoundes, C J W. The Japanese People: Their Origin, and the Race as It Now Exists[J].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81(10).
- Pfoundes, C J W. On Some Rites and Customs of Old Japan[J].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83(12).
- Griffis, W E. Japan in History, Folklore and Art[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Co., 1892.
- Smith, R G. Ancient Tales and Folklore of Japan[M]. London: A. & C. Black, 1908.
- Chamberlain, B H. Aino Folk-Lore[J]. *The Folk-Lore Journal*, 1888, 6(1).
- Chamberlain, B H. Aino Folk-Tales[M]. (Privately printed for the Folk-lore Society, London), 1888.
- Chamberlain, B H. Things Japanese: Being Notes on Various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Japan,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Others (2nd ed., revised and enlarged) [M].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891.
- Batchelor, J. Specimens of Aino Folk-Lore[J]. *The Folk-Lore Journal*, 1888, 6(3).
- Batchelor, J. The Ainu of Japan: The Religion, Superstitions, and General History of the Hairy Aborigines of Japan[M].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92.
- Batchelor, J. The Ainu and Their Folk-lore[M].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1.
- Batchelor, J. Items of Aino Folk-Lore[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894, 7(24).
- Aston, W G. Nihongi: Chronicles of Jap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D. 697 [J].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Japan Society, London. Supplement 1*.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896.

Aston, W G. Shinto: The Way of Gods [M].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05.

RICORSO. William Patterson[OL]. [2022-03-31]. [http://www.ricorso.net/rx/az-data/authors/p/Patterson\\_W/life.htm](http://www.ricorso.net/rx/az-data/authors/p/Patterson_W/life.htm).

Internet Sacred Text Archive[OL]. (2002-09)[2015-01-25]. <http://www.sacred-texts.com/shi/safl/index.htm>.

---

作者简介:菅 丰(1963—) 男 日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民俗学

联系方式:E-mail:suga@ioc.u-tokyo.ac.jp

译者简介:陆薇薇(1980—) 女 汉族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日本民俗学

联系方式:E-mail:rikubibi@163.com

## Study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Folklore in the West: Studies of Japanology and Japanese Folklore Led by the British in the 19th Century

**Abstract:** Before folklore was studied as a subject in Japan, the British folklorists had already studied i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tudy of Japanese folklore was dominated by British Japanologists, who lived in Japan but maintained close interaction wi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folklore research groups taking Britain as the center. Although the British-style folklore study (Folklore) led by the West lasted only about 40 years in Japan, i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folklore,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chapter in its history. Only by focusing on those forgotten folklorists and Japanologists and repositioning hidden clues of Western folklore,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folklore and the knowledge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n be understood more comprehensively.

**Keywords:** Japanese folklore; British folklore; Japanology; Japanologist; Folklore

### Author's Information:

Suga Yutaka (Male) Year of Birth: 1963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Folklore

E-mail: suga@ioc.u-tokyo.ac.jp

### Translator's Information:

Lu Weiwei (Female) Year of Birth: 1980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outheast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Folklore

E-mail: rikubibi@163.com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推荐期刊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推荐期刊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刊

2022. 6

# 日語學習与研究

##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AND RESEARCH

符号、变体与东亚民俗比较研究

西方近代日本民俗研究史

——十九世纪由英国人主导的日本学及日本folklore研究

特征 议题 途径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一带一路”推进背景下的日本角色与中日关系

进展 问题 展望

数据挖掘技术在日语语言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 北京

《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委员会



社长(总编辑):  
夏文斌常务副总编辑:  
王升远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青 王升远  
王志松 毛文伟  
毋育新 卢茂君  
刘晓芳 江静  
孙颖 孙成岗  
李运博 李俄究  
杨峻 杨伟  
吴光辉 冷丽敏  
张佩霞 张小锋  
陈多友 周异夫  
施晖 聂中华  
高洁

特约审稿人:

马骏 尤海燕  
毛文伟 毋育新  
刘宗迪 祁晓明  
孙成岗 孙颖  
李运博 李国栋  
肖平 汪帅东  
张文丽 陆薇薇  
林璋 施爱东  
曹大峰 葛继勇

英文校注:

Andrew MacNaughton

日文校注:

原玉龙

版面编辑:

李广悦

刊名题字:

廖承志

## 目次

## ■民俗研究

- 符号、变体与东亚民俗比较研究 ..... 刘晓峰 1  
西方近代日本民俗研究史  
——十九世纪由英国人主导的日本学及日本 folklore 研究  
..... 菅丰(原作) 陆薇薇(译) 10

## ■中日关系研究

- 特征 议题 途径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 王广涛 24  
“一带一路”推进背景下的日本角色与中日关系 ..... 卢昊 34

## ■古典文学研究

- 论日本中世诗歌选集的政治化  
——以《和汉兼作集》为例 ..... 黄一丁 45  
菅原道真汉诗诗体论  
——兼考《山家晚秋》的变体之源 ..... 冯芒 57  
日僧江西龙派生平若干问题考辨 ..... 赵文珍 66

## ■数据驱动的语言与翻译研究

- 进展 问题 展望  
数据挖掘技术在日语语言研究中的应用 ..... 毛文伟 梁鹏飞 蒋夏梦 76  
2012~2021年度国内日汉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杨米婷 95

## ■教育研究

- 国内近二十余年间日语二语习得研究现状分析 ..... 冷丽敏 郭朝曦 104  
日语专业学习者动机重建的实证研究 ..... 许晴 董丽娜 115

## ■信息专栏

- 新版书目 ..... 33 125  
学术用语对照  
语言学领域 教育学领域 文学领域(古代部分) 文学领域(近现代部分)  
..... 56 75 94 103  
编后记 ..... 封三  
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日本学领域) ..... 封四